



赤穂義人録後語

七

| |
|-----|
| 14 |
| 137 |
| 31 |



門 僧 4
號 157
卷 50

義人錄後語

鳩巢先生義人錄後語

甥 大地昌言纂

題跋

跋赤穗義人錄

與村脩運

與村君字子復。號天遊。家世廬仕。為國望族。而君崇儒禮師。與青地君並為後進領袖。先生稱其志行儉素。有古人之風。

嗚呼唐虞之際。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比屋皆為仁義之人。故未聞有獨以仁義稱之者也。及武王伐紂。雖武王之左右。亦欲以兵孤竹二子。太公始稱曰義人。乃扶

村雨草叢書

義人錄後語

而去之。當此時。微尚父一言于軍。則安知其不爲左右之所兵乎。夫以武王之聖。伐獨夫之紂。而一子爭之以爲非。天下莫敢與其義者。非太公其誰知之。且使天下後世。因此一言。而終無異論焉。則太公之言。其利博哉。其後周衰。接秦漢。忠臣義士。世未嘗絕。先後並迹。濟濟輩出於其間。而左丘明司馬子長之徒。皆以良史之材。著爲不刊之文。具載於編年紀傳之下。然後其人與事。偉然赫奕於後世。歷千載而不滅。亦丘明子長之徒。與有力焉。若本朝大石氏良雄等。以節義顯於天下。雖

古昔忠臣義士。亦無愧焉。何者。同盟義合。如此其衆也。周旋議事。如此其詳也。其報仇也。必期於殄滅。其忘身也。必在乎授命。其慕君爲國。皆出於惻怛之真情。藹然其有不可捨者。可謂天理人情共竭。而無復遺憾者矣。雖然。有其事。而無其文。則殊功勳德。非常之跡。亦將闕而不彰。鬱而不發。徒出於市兒俚嫗之談。而後已。可不惜乎。鳩巢先生遠在北方。聞而壯之。感激嗟嘆之餘。欲文其事而傳之。於是博索諸故人仕東都者。旁咨諸門生在藩邸者。或得於京師之諸友。或及於四方之僧徒。

凡關事蹟者。雖片言隻字。亦採摭臚列。一無所遺。皆審其情狀。質其虛實。然後陶化和語。譯以華言。久之始克成編。名曰義人錄。其文則極丘明子長之長技。其斷則寓春秋綱目之微意。上可以薦於朝廷。下可以行於士庶。遠通異域。而無不達之地。永傳後世。而無不感之人。所謂良史之材。不刊之文。其有於此歟。先生之於諸士。其功亦大哉。夫諸士之不祚。雖不能無恨。然義烈精爽。千載一日。凜凜感動人心。赫赫照耀汗青。則謂之其人尚存可也。脩運丁亥歲。奉使東都。遊其所謂泉岳寺。

者。觀諸士之墓。累累而存。姓名各鐫在碑上。使人慷慨飲泣。想見當時。恍然如親遊諸士之間。接其風采。今而思之。猶不能忘。而觀於此錄。則益有感矣。是歲夏。先生重修此錄。以脩運辱在門人之列。與感義人之事。令自撰跋語而贊之。脩運謂今以謗劣之言。繫此錄之後。得無狗尾續貂之譏乎。既而徐思君子之善善也長。今使吾儕小人有以顯揚義人之事而傳之。則四方之人聞之。亦誰不敢激勵而進於義者。其錫類也。庸有窮乎。此先生所以命跋之意也。則吾黨之士。不宜謙退而已耳。

遂爲之跋。寶永己丑五月丁亥。奧村脩運子復謹書。

跋赤穗義人錄

奧村忠順

奧村君字履信。其先與子復君同出。而家世門地亦不讓焉。爲人溫柔慈諒。簡靜自養。亦善類也。之望也。

嗚呼內而父子。外而君臣。人之大倫也。君父不幸而爲人所害。則爲臣子者。必以身赴之。故禮有不共戴天之文。傳有所在致死之訓。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赤穗侯爲吉良氏所害。一朝身死國滅。而大石良雄等。皆出流亡。連竄之中。乃復仇雪恥。名振天下。其事亦偉

矣。蓋自東都告變。赤穗之日。良雄等復仇之志既定。故其會城上者。三以試諸士之忠否。而與之同盟。以固其信。壹其志。然當此之時。猶惓惓以存祭祀。復社稷爲念。而大學君之興廢不可知。則吉良氏有未可遽討者。故其見官使。諄諄以大學君之事爲請。其言曰。臣等得命之日。乃自殺以終人臣之義。此其心事磊落。有如青天白日者。而處乎急遽傾覆之間。進退不失時措之宜。抑非智足以制天下之變者。其孰能如此。及其徒跣而去。國之後。棲棲羈旅。備嘗辛楚。而其志益堅。慷慨自奮。未

嘗一日忘讐而自逸。迨夫大學君不可立。社稷不可復。則吉良氏不可失。我復讎之志不可過。卒以糾合義衆。一舉而成其志。然後釋兵束手。以聽朝廷之處置。而乃從容就死。是其守節始終不渝。固有確乎不可拔者。信乎可以爲萬世之法也。鳩巢先生自始聞此事。日夜不勝感嘆。遂列其事。以爲義人錄。既又考異同。辨是否。甚致意於筆削之間。其叙事也核而實。其擇言也簡而盡。使夫義人始終履歷離合之迹。粲然可觀。夫人情愛則傳之。然其文辭不足以發之。則雖愛亦莫能傳焉。洛

陽東都之地。非無文儒之士。然未聞有能傳義人之事者。豈其愛之未深耶。豈其文辭不足以發之。有得於心。不得於言者耶。今先生於義人有深愛之心。而又有至文之言以發之。宜其知他人之所不知。通他人之所不通。能盡義人之情狀。而無餘也。余謂惟誠通幽明。義人雖亡矣。其將必感先生之誠。謝其賜於地下乎。是錄之成也。先生使余跋之。余雖自愧文辭之拙。然先生之命。既不可卻。而其於義人亦私心所忻慕於平昔者。乃不得默而息也。於是乎言。寶永六年夏六月日。奧村忠順

謹識。

書赤穗義人錄後

青地齊賢

青地長君字伯敬。本姓本多氏。實為佐渡君五世孫。為人忠信。足以立志。明決。足以斷事。加之好學。孳孳經術。先生常稱君為國士無雙。

文闕。

書赤穗義人錄後

青地禮幹

青地少君字貞叔。伯敬君弟。常好讀書。手不釋卷。先生嘗曰。貞叔慷慨憂時。以道自任。可謂一世偉人矣。

甚矣哉。忠義之速於感人。而文章之善於屬辭也。何者

忠義衆心之所同然。而文章群言之所妙運也。是故天下有忠義之事。發之以文章之妙。譬如國風雅頌之詩。協之聲律。被之管絃。夫然後其事有以極情文之盛。而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亦有相感於無窮者。若鳩巢先生義人之錄。其庶幾乎。余觀赤穗諸士。同赴國難。棄家殺身。以報主讐。其事固已傑出古今。而有以感動天下之人心。傳曰。國爾忘家。君爾忘身。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諸士有焉。余生不肖。自長知好學。常以志節自勵。其於古人節義之事。猶且心契神交。而與之歸往乎千載之

上。况其同世而親見之者乎。是余於諸士亦嘗慨然發憤。而善道其事者也。雖然微先生之文以載而傳之。將安得其發越昌大如此。以極天下之至感。而使人不知手舞而足蹈之。嘗不自揆。謂先生之於文章。特其道德中一技能耳。今是錄雖不足以稱揚先生之美。然其得於心。見於辭。蓋有發乎學術淵源之所漸。不可誣者。不啻若班馬工於叙事而已也。嗚呼。世自載籍來。忠臣義士。見於史傳者。亦歷歷其可數已。寧復有若斯之雄偉者耶。而與先生文章之傑然者。相值於一世之間。而有以光於百世之後。斯亦竒矣。豈其精神意氣。適與之相感而然者歟。抑夫神物之合。有數存焉。而非人力之所為也耶。某自弱冠時。陪侍先生講席。非止一日。及其後。從公家近臣之後。以官禁之嚴。與戴盆之誠。遂絕交。不敢與外人通。故其於先生。猶不得相見。十有二年于今矣。自悲不幸棄於師友。固陋寡聞。無以酬平生之志。亦何以爲他日進德之地哉。今也聞是錄之成。凡從遊之人。皆作文以贊之。乃獨感夫諸士與先生相得之不偶然也。於是遂叙其言。而著之於此。以俟世之好議論者。

觀焉。寶永己丑。林鐘上浣。草津青地。禮幹貞叔甫謹書。

跋赤穗義人錄

小谷繼成

小谷君字勉善。為人節儉廉靖。言行不苟。交游稱之。以為篤學君子。先生亦曰。勉善之介。雖原憲恐無以過之。

世固有因感而傳者。又有因傳而感者。因感而傳者。創感於百世之上。而傳言於百世之下。以其大者言之。則孔子孟子之垂教於無窮。是也。因傳而感者。誦言於千載之下。而承感於千載之上。以其大者言之。則周子程子之繼道於遺經。是也。其餘自莊騷之文。丘明馬遷之

錄。下逮野史小說之傳。雖寓意有淺深之異。立言有遠近之分。其因感而傳。因傳而感。則一也。若鳩巢先生之義人錄者。亦所謂因感而傳者也。蓋孔孟之垂教於無窮。周程之繼道於遺經。莫非理義之所在焉。今先生感理義於一世之際。而欲傳之於千載之後。其事則野史小說之屬也。而其義則孔孟周程之意也。况其鋪叙之詳贍。文辭之雅健。足以昭示後世者乎。赤穗之諸士。以竄逐之臣。流亡之餘。欲存國祀。則不得立趙氏之孤。欲復君讐。則無由學包胥之哭。佛鬱之懷。無以伸。憤怨之

情將誰訴。至其備嘗艱難。好謀而成。則抗伍員之節。超
豫讓之智。此其忠義之志。勇烈之行。固有以感天下之
人心。而其因感而傳。則先生一人而已爾。夫赤穗之事
偉矣。世之傳者。患於文辭之不達。則往往因國語而錄
之。其以文辭發者。亦鄙陋猥瑣。無足觀者。比之先生之
錄。何如哉。後之因此錄而感者。感於忠孝之言。則有以
養良心而惻然矣。感於勇烈事。則有以激義氣而慨然
矣。達之異域而可行也。傳之久遠而無疑也。然則此錄
之有補於世教也大矣。此錄也。元祿癸未之冬。既成。其

後重得赤穗遺事。及寺坂信行筆記。知錄中有少失事
實處。欲更修爲未果。會予以君命。勝安藝小君子東都。
遂留其邸。三易裘葛。安藝赤穗之宗國也。其在邸臣。爲
予語赤穗事。頗爲詳悉。或有一二異聞。可登錄者。或有
知素聞之謬無疑者。或有稍與素聞相齟齬者。每得一
事。輒書以報先生。先生與前所得。俱收並蓄。然後取義
人之錄。反復參校。乃刪乃補。數月不已。今茲夏。始出以
示其徒。予受而讀之。泣且卒業。乃嘆曰。嗚呼。理義之感
人也如是哉。抑非先生極摹寫之工。安能使人歎歎而

不可禁乎。所謂因傳而感者。亦將從今日而始矣。遂書其所感者以識之。寶永己丑六月日。門人小谷繼成勉善甫謹書。

題赤穗義人錄後

石黑知幾

雲從龍。風從虎。不獨氣類之相求。亦精誠之相感也。夫滄滄然而合。勃然而變者。雲也。而其神也。龍得之。蓬蓬然而起。蕩然而行者。風也。而其神也。虎得之。苟得其神而感之。彼俄然而生於空漠之中。與之相從。亦龍虎之精誠。有以致之也。非獨蟲有龍。而獸有虎也。人亦有之。

若赤穗之四十餘子。其忠義勇烈。固足以動天地之心。感鬼神之氣。而況於人乎。天下其孰不為諸子痛恨而拭淚者。獨鳩巢先生感之最深。咨嗟慷慨。猶如有無窮之恨者。憂夫千載之下。諸子之名。湮滅而不稱。乃求其行事於衆。欲文而傳之。有杉本義隣者。勇義之士也。當諸士復仇之時。適役於東都。得諸子之事。具以國字錄之。以報先生。先生又搜四方遺聞。盡以漢語譯之。著為義人錄。夫先生之文風雲也。發越乎仁義之道。潤澤乎道德之說。而非諸子之情誠。其孰能感而致之。然雲無

待於龍。而龍無雲。則無以神其變化。風無待於虎。無風則無以震其猛威。先生之文。無待於諸子。而諸子無先生之文。則又安能使其忠烈之迹。有以顯揚於千載之下哉。而使凡世之讀是錄者。皆有以感動忠義之心。自近而遠。以及四方。則天下靡然莫不嚮義。由此觀之。先生之有是錄也。豈獨為諸子之幸而已哉。抑亦天下後世之幸也。知幾遊先生門下。十有二年於茲。資質昏弱。無以自立。然讀是錄。觀其忠義惓歎之情。洋溢乎言辭之表。未嘗不慨然大息。繼之以泣。既而自謂是心足以

進德矣。庶幾因而擴充之。無以負先生於栽培之意也。是歲先生使知幾等為文以題卷後。知幾等雖自愧文辭之拙。然從遊之久。義有不得辭者。於是退而脩無能之辭。以為獻。時寶永己丑五月甲午。門人石黑知幾慎微甫謹識。

題赤穗義人錄後

小寺遵路

世有卓偉之事。顯於天下。又有卓偉之文。以錄而傳之。然後事不徒善。文不虛美。庶幾垂之竹帛。刻之金石。以窮乎百世而罔墜也。由是觀之事。以文傳。文以事彰。苟

無其文。雖有其事。無所託也。苟無其事。雖有其文。將安施乎。古之有史也。尚矣。楚之倚相。晉之董狐。皆號稱有良史之材。然其文不傳焉。則當時忠臣義士之烈。皆無以見其行事之迹。自丘明子長之徒出。始以卓偉之文。網羅天下舊聞。然身居其時。親見其事者。蓋鮮矣。故其所記。亦無以詳其行事之迹。而傳聞之誤。未必無也。若赤穗之義士。始終守節。其志不變。卒能成高世之舉。以駭天下之耳目。可不謂卓偉之事乎。我鳩巢先生學究六經。博通古今。其所著之文。皆足以追配前世作者。可

不謂卓偉之文乎。今先生於義士。雖不親見其事。然同時而生。乃欲錄其事於冊。以傳後世。於是或問之。仕東都者。或詢諸遊京師者。具其源委。詳其履歷。必至於無傳聞之誤。而後已。夫卓偉之事。卓偉之文。同出於一時。相合而並傳於無窮。亦可謂千載一遇。曠世不聞之盛事矣。是錄之成也。諸門人皆爲之跋。先生亦使遵路與同之。遵路雖自愧於不文。以其受業先生之門。義不得獨異於諸君也。於是敢撰數語。以言其志云。寶永己丑六月上浣。小寺遵路與義謹書。

題赤穗義人錄後

松崎禮和

三代之治天下也。以道德。後世之治天下也。以智術。道德之化行。故天下之行。粹然一。皆出於義理之正。智術之政舉。故天下之行。不能不雜乎人欲之私。若至近世。風俗日漓。天下之人。惟見利不見義。雖或有忠信節義之士。率皆不過以資質之偏。一旦勉強而爲之。當此之時。有能以忠烈顯於天下。粹然一。皆出於義理之正者。豈可不表章而張皇之乎。此鳩巢先生之義人錄所以作也。若赤穗諸士爲亡主復仇。其事跡之雄壯。姑置而

不論可也。至其所爲守節死難者。實發於至誠惻怛之真情。無一毫以身計自累之意。豈獨近世之所罕而有哉。自三代之後。史傳所載。其不愧於此者。蓋亦鮮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斯人之徒。可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而是錄也。達之以悠暢之文。周之以委曲之言。使夫諸士死節。始終本末。粲然在目的。然指掌宜其使讀之者。奮勵義氣。爲之歔歔流涕。而不能已也。禮和謂諸士雖不幸身遇厄運。殞命一時。然幸同世於先生。使其鴻名懿績。舉皆登於簡冊。而與夫前世之忠臣

義士媲美競爽於天壤之間。其榮也亦何加焉。嗚呼諸士於此乎。可以無憾矣。寶永己丑七月初三日。松崎禮和謹書。

讀赤穗義人錄

佐佐木定明

室先生以義人錄授定明讀之。定明既卒業。乃嘆曰。天下有必爲之志。無必成之事。然以一人專心則易成。以衆人合謀則易敗。何則。丈夫一斷於心。天下莫能遏我志者。若其人衆則言易泄。勢分則事易擾。言泄事擾而能有濟者鮮矣。昔豫讓爲智伯報讐。漆身爲癩。吞炭爲

啞。其節非不苦矣。然挺身獨往。自快於一人之間。亦何難之有。若夫赤穗義人則不然。同仇四十餘人。不爲不多也。周旋時月之間。不爲不久也。爾乃壹心戮力。始終不相離。如龍蟄於九淵之下。雷動於九天之上。夫豫讓居其易。不遂其志。而義人居其難。竟成其事。亦見大石良雄等至誠。感動天地。真有鬼神相之。由是觀之。今義人錄之成。亦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蓋天誘其衷。文而傳之。將使義人光烈。彌久而彌光也。嗚呼天之所以報義人者。何其篤哉。先生使定明爲文以附書後。辭之

不得命也。遂叙其所見者以應之。寶永六年歲次己丑。六月十二日。佐佐木定明謹識。

讀赤穗義人錄

稻垣秀堅

赤穗義人錄既成。先生命諸門人作跋。秀堅聞之。乃嘆曰。甚哉。君子之樂人之善也。若赤穗義士四十七人。固守節義。遂成其志。事固已傑出古今。而使天下之心感而口稱之。然其感之之深。稱之之至。未有若先生者。先生不徒口稱之。又從而錄之簡冊。使義人之名傳於後世而不朽焉。則其所以揚人之善。成人之美者。亦已

盡矣。而先生猶尚未厭足於其心。又歷使其徒爲文以贊之。亦將益以張皇一世忠烈之行。而激勵夫人與義之心。甚哉。君子之樂人之善也。秀堅不肖。雖素拙於文辭之學。然與諸君子同在門人之列已久。義有不得辭者。於是獨道先生與人爲善之意。以告後之。讀是錄者知之。寶永六年歲次己丑。八月日。稻垣秀堅子鑽甫謹書。

書赤穗義人錄後

大原長發

室先生編著義人錄既成。諸弟子各加跋以附其後。先

生亦使余言之。余謂義人節行之高。則先生之錄盡之。先生文章之美。則諸賢之跋詳之。余復何言。竊謂自古忠臣孝子報君父之讐。若伍員豫讓張良之徒。皆一人而止耳。故其成者。或假隣國之力。或藉興王之勢。僅乃克之。其不成者。不過快意三躍。以報亡主於地下而已。曷若赤穗四十餘輩。壹志協謀。始終不變。以報主讐。明人臣之義於天下哉。考之世史所載。古今之間。未聞有如此之偉事也。先生於是感之也深。故其述之也詳。其所以旌一代之茂烈。存百世之勸戒者。亦可謂至矣。於

是乎書。寶永六年仲夏下旬。大原長發謹書。

書赤穗義人錄後

佐藤弘道

義人錄何錄。赤穗義人之事也。義人之事。天下莫不聞而感之。罕有錄而傳之。蓋亦有錄而傳之者。苦於文辭之淺陋。滯於見聞之狹隘。率皆侏離猥瑣。無足讀者。豈可得而傳乎。先生憂之作是錄。鋪叙周密。議論正大。使義人行事之迹。粲然暴白於天下。蓋先生學祖六經。文肆三長。故其錄義人之事。文質得中。繁簡得宜。無復毫髮之遺恨。真可以傳百世而無弊者也。古人稱慷慨殺

身易從容就義難。今之談者。往往以義人比豫讓田橫之徒。苟無先生表章而發揮之。孰知其持志之堅確。處事之精詳。非夫刺客遊俠之科乎。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於赤穗義人亦云。寶永己丑六月日。佐藤弘道士毅敬書。

書赤穗義人錄後

伊藤由言

義人錄既成。先生使門下諸士跋之。予亦與焉。予辭曰。諸君已爲文。各有所述。若予也。夫復何言。先生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於是退而讀此錄。未卒業。廢書嘆息。

曰。嗟乎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若赤穗侯之臣。四十有餘人。爲君復讐。仗節就死。其忠義之烈。志操之堅。求之中華多士之朝。猶罕於有聞焉。况於國朝乎。闔國聞之。誰敢不爲之感激哉。雖然。有_レ感_レ之深者。有_レ感_レ之淺者。若吾先生。則其感_レ之最深者也。先生始聞義人之舉。至於與人言。輒流淚。其感也可謂深矣。於是錄其事實。以爲一書。自是朝刪暮輯。積月累歲。而後脫藁。其用心也可謂勤矣。蓋世必有通儒良史之材。而後忠臣義士。所以守死善道者。有託焉。以傳於不朽矣。世必有豪傑茂懿。

月字下恐
脫上中下
之一字

之行。而後玉冊金蹠。所以勸善懲惡者。有藉焉。以垂於
無窮矣。由是觀之。義人之事。無先生之文。則不能流芳
百世之下。而先生之文。無義人之事。則無以摘藻一世
之間。二者相須。而後能成其美。豈偶然哉。予與義人同
時。得親聞此事。而見此錄。何其幸歟。何其幸歟。寶永己
丑。秋七月。泮。洛陽伊藤由言思忠父謹書。

書赤穗義人錄後

山科元德

友人石慎微謂僕曰。鳩巢先生間嘗改定所著義人錄。
因使其從遊之徒。各有所稱述。而繫之卷後。庶幾有以

示天下後世。而鼓舞其忠義之心也。以子之有志於學。
託余徵子之文。以列于編焉。子不可以無言也。僕文辭
之拙。固不足以達夫述作之意。而雖少小有志於義理
之學。然資質昏昧。自視欲然。安得比先生之徒哉。雖然
今辱先生之知。感慨歎慕。自不能已。於是遂忘固陋。略
陳鄙意。以附孔氏各言其志之義云。蓋人倫之道有五。
而更有三綱之名者。以是三者人倫之所以為綱領。而
國家之治亂。風俗之盛衰。皆繫於此也。是故天下之義。
莫大於君臣。而人臣事君。於禍福存亡之間。最當竭心

盡力繼之以死者也。然而世道日衰，風俗日頹。雖天常民彝之重，亦且蔑視之。殆如棄物，而使其臨危難之日，傾覆之間，能不為自全之計。以後其君者，幾希矣。今也赤穗之士，獨有能奮然振拔於其間，而自國亡之日，寢不安，食不甘味，流離困厄，苦形焦思，必以復主讐，自快於已。卒之四十餘輩，皆伏劍以死。此其節義之磊落，無復毫髮之可疑。而其從事始終本末，精鍊從容，皆應繩墨，亦以其所以致命遂志者，有以根於至誠惻怛之心，而非出於一時感慨矯激之為也。今傳其事，而垂之後

安下。恐脫
布字。

世亦足以扶植綱常，維持風教。則其關於盛衰治亂之機也大矣。此義人錄之所以作也。嗚呼忠義之士，世未嘗無。而微先生，其誰得而稱之。若其議論叙事之際，不徒以傳聞之言為足，而咨之四方，詢之諸友，旁搜博討，以及鄉閭，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至於條理曲折，無不精確。然後已。則先生平生講學之精，亦足以見其一端矣。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信矣哉。夫理義之在人，萬古一心，固無彼我之間焉。而赤穗之士，先得我心之所同者也。後之讀此錄者，將有以觀夫義

人之言論風旨。粲然在目而不可失。則其所以感發良心。而啓擴克端者。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寶永己丑五月日。山科元德敬書。

題赤穗義人錄後

大石懋敬

自古報君父之讐者多矣。有能得其志者。有不能得其志者。豈智勇之不相若哉。亦有幸與不幸者耶。愚觀赤穗四十餘人。以亡虜之餘。棄妻子。變名姓。卧薪嘗膽。漂泊東西。卒以報主讐。聞於天下。是其精忠貫金石。義氣如秋霜。不爲利怵。不爲威惕。古人所謂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豈斯人之徒歟。夫忠臣義士。固不以死生存亡爲心。則其報讐以死。宜無怨於地下也。然以一世之智勇。不能爲明時之用。自後人而觀之。不能無無窮之恨焉耳。鳩巢先生感嘆之餘。憂諸士之名湮沒而不傳。乃作義人之錄。愚捧誦而覆玩之。文贍而事詳。言辨而義暢。其忠悃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有洋溢於言外。而不可揜者。使人猶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抑非先生真知夫義人之心。安能極其形容如是乎。嗚呼。一世之賢。而後知一世之賢。天下之士。而後知天下之士。信哉。然則

諸士之與先生同世也。愚深爲諸士幸之。遂忘固陋。聊述微旨。寶永己丑季夏念一日。大石懋敬謹書。

讀赤穗義人錄

山脇敬美

義人錄者。鳩巢先生之所著也。蓋赤穗之士。同仇勦力。以報君讐于東都之下。真可謂志士仁人。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者。而世或比之豫讓爲智伯致命。五百人爲田橫死節。則謂其義氣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犯耳。若夫誠忠大義。赫奕一世。則考之古今。質之鮒漢。鮮有能與之伯仲者。然則先生錄義人之事。無乃出於貴重諸士

之餘乎。而其爲書也。序事贍而不穢。議論竒而不詭。加之文章溫純古雅。戛然金響。鏘然玉鳴。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豈能繼義士之志。使忠魂慰於九原者耶。予嘗樞衣遊於先生之門。幸得從同學諸君子之後。受而讀。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嗚呼。理義之感人心。一至此哉。古人有曰。讀孔明出師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予於此錄亦云。若能布之四方。貽之後世。使家傳而人誦之。有以篤忠貞勵節操。則其於扶植綱常。裨益風化。豈曰小補之哉。寶永己丑夏六月十五日。山脇敬美謹識。

跋赤穗義人錄

石寺秀實

士之死節一也。有死事之臣。有死難之臣。有死社稷之臣。夫被堅執銳以赴戰。戰敗而死之。是謂死事之臣。策名委質以事主。主辱而死之。是謂死難之臣。受遺輔孤以當國。國亡而死之。是謂死社稷之臣。此三者皆人臣之所難而死社稷其最難者也。是必其材德出類拔群。足以當重任。足以服衆心。而至誠惻怛之情。堅忍不拔之志。亦足以震蕩天地之正氣。鼓動古今之義心。自勇烈果敢之士。猶有不庶幾於萬一者。今於赤穗義人大

石良雄等觀之。方其主辱國滅之時。乃焦思嘗膽。不安寢食。其所以謀存孤復讐者。未嘗一日忘於心。隱晦括囊自愚者。審命之操也。艱難殘苦自辱者。豫讓之行也。密間料敵。則陳平之六奇。有未及也。多筭制勝。則孫武之七計。不足多也。及其舉兵東都。攻吉良氏。四十餘輩。相率而赴之。仇家倉皇震懼。不堪奔走。其不共戴天之讎。一朝而復之。然後退而待公裁。皆泰然就死。無復一人後者。此豈非震蕩天地之正氣。鼓動古今之義心者乎。鳩巢先生深感義人之事。錄其履歷始末。積日已久。

而成名曰赤穗義人錄。其爲書也。簡而明。華而實。一讀之。則使人想見義人之容貌言語。宛然猶耳聞而目覩之。嗚呼。物有不相求而相感者。義人有忠烈之行。無先生孰能昌大其事。以致不朽於後世。而先生有良史之才。無義人亦何由激發其文。以爲天下之壯觀乎。事跡如彼。卓卓文章如此。赫赫而相得於一世之間。可謂千載一遇。絕無纔有者。而使後世之爲人臣者。皆有以感發其忠義之心。則其有補於名教也大矣。豈若近世野史之記時事而已哉。寶永六年龍集己丑五月下澣。石

寺秀實謹書。

跋赤穗義人錄

澤田易直

赤穗義人錄者。我室先生所撰也。蓋民之有生也久矣。惟忠臣義士。磊落竒偉之人。爲能顯於當時。稱於後世。然其所以稱於後世者。必待於一代之良史。而史之所以垂久遠而取信於人者。豈特文辭之士而已哉。亦曰學術得淵源之正。是非不謬於聖人。然後可庶幾爾。此其相得之難。千載一會。欲幸而遇之。而不可得者也。夫赤穗之士四十餘人。皆以亡國流竄之臣。復強梁多援

之。其間艱難辛楚。無所不至。而其心愉悅。不爲毫髮
顧慮。遂能明大義於天下。以傾動一世之耳目。雖前世
忠臣烈士之行。亦未嘗聞有如是之雄偉者。蓋由其所
自立者。有淬礪持守之素。不出於一旦強激之爲。固非
細節小廉之徒所能及也。至其相率歸罪。從容就死於
列侯之邸。亦使天下之人。莫不慨嘆而嗟惜之。嗚呼理
義之在人心。固有不可誣者。苟使一時鉅儒文人爲之
記述其事。以傳於後世。豈不足以振作士風。維持世道
乎。是必有以待於我先生矣。今是錄也。其叙事。贍而不

穢。其布言。詳而有體。或有附載以分異同。或有折衷以
辨當否。文理粲然。情狀交見。議論本於經術。是非不謬
於聖人。亦可以見先生學術文章之美。而所謂千載一
會。欲幸而遇之。而不可得者。今於諸士乎觀之。蓋是錄
之成已久矣。今茲初夏月。先生再校定。乃始脫稿。於是
徧命門下士。各爲文以附卷尾。下逮僕之徒。亦無遺焉。
僕謂諸士。雖不幸生遇不淑。使人有無窮之遺恨。然其
餘芳賸馥。將託先生之文。以垂竹帛。而昭示乎久遠。則
謂之不亡可也。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孰得孰失。其於幸

不幸之間。天下必有能辨之者。寶永己丑六月初五日。
澤田易直謹書。

書赤穗義人錄後

小澤武貞

夫謀義而不謀利者。士之事也。謀利而不謀義者。商賈之事也。士之所以異於商賈者在此。而古之爲士者。皆知之。但近世澆季之俗。日趨污下。人道不正。士風不振。凡士君子出而仕朝者。惟務以貪利祿。夸權勢爲得。至於忠信之志。廉恥之行。則常視以爲度外之事。忽焉不加意於其間。及其一朝臨急難。遭變故。乃欲以忠臣烈

士之行責之。豈可得乎。若赤穗之士四十七人者。奮特立之志。抽忠貞之節。甘心久處困約。卒以報君讐。死主辱。事難於子房。忠邁於豫讓。可謂能脫塵俗之中。超然與古之士同流者矣。自先生著義人之錄。爲之刮垢磨光。而諸士之名益彰。欲使世慕義無窮。而其所成就之迹。赫赫乎昭如日星。先生之有功於諸士也大矣。嗚呼。諸士以棟梁之偉材。瑚璉之宏器。宜其扞衛藩屏。見用國家。而不免身伏劍鋌以死。真有足以爲千古遺恨者。然其摧陷廓清之烈。猶使薄夫敦懦夫立。其激頽風。警

汚俗事莫近於此。宜哉。先生之取而錄之。以爲世教之一端也。是錄之成也。諸公各爲跋語以贊之。先生亦使僕措一語以言其志。夫僕賀府之陪隸。而列名諸公之後。極知僭踰不遜。然使天下之愚且賤者。知雖若僕之徒。猶沐先生之化。感諸士之義。亦將有以信夫有教無類。而不以愚且賤自棄焉。則庶乎有以助先生憂世之盛意云爾。寶永己丑季夏上澣。小澤武貞百拜謹書。

跋赤穗義人錄

大地昌言

赤穗義人錄既成。或疑良雄等於吉良義央。實非不共

戴天之讐。禮所謂弗與共戴天者。君父爲人所殺。而爲之臣子者。謂其人爲君父之讐。是也。今赤穗侯以私怨戮義央於朝。不克而朝廷以法殺侯。是殺侯者朝廷也。非義央也。而赤穗群臣謂義央爲君之讐。其於禮爲當耶。朝廷以赤穗侯有罪而殺之。以義央無罪而赦之。一殺一赦。皆法也。法其可讐乎。且朝廷君也。赤穗侯臣也。以君誅臣。罪有不當。而其子弟以君爲讐。大亂之道也。况赤穗侯不爲無罪。朝廷殺之。未必不當者乎。良雄等乃讎朝廷之法。殺義央以洩其怒。自

以爲報不共戴天之讐。而先生之錄亦從而然之。無乃不可乎。昌言謂義央廷辱赤穗侯而使侯蓄怨積怒。寧與之死而不悔。其爲仇也孰大焉。而良雄等以赤穗臣子。視義央爲不共戴天之讐。雖與禮之所指者有異。然推類而通之。亦殆無不可者。先生何爲遽而易之。至其謂良雄等讐。朝廷之法則不然。朝廷殺赤穗侯。非私義央也。以誅有罪也。良雄等殺義央。非讐。朝廷也。以復君讐也。夫誅有罪。人主之法也。復君讐。人臣之義也。上執法而不禁。人臣之義。則其爲法也公矣。下守義

而不拒人主之法。則其爲義也至矣。法之公。義之至。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觀良雄等聞變之日。奉命去國。及仇讐已報。釋兵歸罪。其不讐。朝廷而拒人主之法也。章明矣。至於周旋以禮。進退以誼。恭敬辭遜。至死不變。雖篤學君子。亦何以過之。先生於是極意形容。曲盡其妙。其亦深有取於斯乎。而其所以述作之本意。則猶有可得而論者。方先生草創此錄之時。昌言常侍其側。與聞述作之意矣。昔孔子贊易刪詩。而魯史之作。出於其時焉。朱子解經脩禮。而楚辭之注。成於其間焉。夫桓文

衰周之霸主也。屈原戰國之孤臣也。而彼大聖賢者。或切切於征伐之功。託意簡牘之書。或眷眷於懷沙之悲。潛思詞賦之篇。得無感之然乎。蓋周之東也。諸侯僭恣。夷狄亂華。而天下無尊周之君。則桓文之功。宜可錄也。宋之南也。姦邪用事。廟社陷虜。而朝廷無憂國之臣。則屈原之忠。宜可傳也。今赤穗之士。偏國之微者也。然近世以來。風俗日衰。士大夫往往皆為苟偷懷祿之徒。而四十七人者。義氣凜凜。有不可犯之色。又安得不錄以傳之乎。嗚呼先生亦有感也歟。先生嘗謂昌言曰。吾材

朽。行不脩。何敢自擬聖賢之所為。然其志在立名教。正風俗。以倣古聖賢之遺意云爾。則其庶幾乎此。義人錄之微意也。後之讀是錄者。徒愛事跡之卓偉。鋪叙之詳贍。而例以稗史小說之書視之。可謂不善讀者矣。寶永六年歲次己丑五月日。甥昌言百拜謹書。

詩

喜義人錄成二首

青地禮幹

其一

悲歌燕客去。易水自蕭蕭。英氣至今在。忠魂何處招。任

他天網漏。不為歲寒凋。賴附青雲士。流芳百世標。

其二

一擊博浪椎。猛風虎嘯悲。粉身酬國日。血淚復仇時。忠義華夷見。精誠草木知。還欣遷史在。宇宙大名垂。

詠赤穗義人二首 同人

其一

武昌楊柳白雲關。一水渺茫兩國間。壯士不還何處覓。空餘風浪滿川閑。

其二

田橫五百薤歌悲。慷慨黃泉徇主時。萬古長留當日恨。泫然滴淚寫新詩。

詠赤穗義人二首 石黑知幾

其一

義士同仇天日盟。虹飛霜下感精誠。丘山戴主國恩重。生死報知人命輕。豫讓計窮塗廁苦。伯夷歌激采薇清。莫嗟香骨埋塵土。竹帛流光不朽名。

其二

武昌城外土成堆。悵望義人去不回。春色空歸墳上草。

寒香長報墓門梅。艱難當日生前苦。懷抱百年死後開。
聖代祇今饒雨露。已聞恩澤及遺孩。

詠赤穗義人二首

阪井順元

其一

金蘭一誓出奇謀。竹帛堪傳報大讐。江上遠來鴻鵠志。
雲衢遙指鳳凰遊。風塵未卜勒銘日。雨露空過封墓秋。
欲寄男兒無限恨。天涯涕淚向東流。

其二

青史長餘千古愁。讀來滿鬢颯如秋。身探虎穴風雷起。

氣擊鯤溟宇宙浮。死去何辭烹五鼎。功成還笑棹扁舟。
更嗟天道終無識。欲遣巫陽不自由。

詠赤穗義人二首

伊藤由言

其一

壯士別家去赤城。豈辭漂泊海東行。志同豫讓輕身體。
忠比子房變姓名。半夜刺讐天地震。百年殉主雪霜清。
汗青記得功成後。一片丹心共日明。

其二

嘗聞今世有忠臣。報國復讐寧顧身。效死唯知同取義。

舍生正喜共成仁。豈須狗吠三千客。却勝薤歌五百人。
伏劍一朝泉下去。英雄誰不淚沾巾。

讀赤穗義人錄

衆生皆有死。赤穗獨流芳。鵬擊齊諧志。麟亡魯史傷。編
成知鬼泣。讀罷斷人腸。定識黃泉下。感恩應不忘。

讀鳩巢先生義人錄五首

大地昌言

其一

一畝儒宮歲月深。高人幽卧舊園林。奉身家內無長物。
憂國老來有寸心。滿架常堆紺帙色。下帷幾換綠蘿陰。

近看黨錮初成傳。讀罷洒然淚滿襟。

其二

播州義士若雲屯。徒跣相將辭故園。勾踐三千生雪恥。
田橫五百死含冤。精誠蜺吐蝕天日。意氣潮來吞海門。
身後今看華袞寵。不須宋玉賦招魂。

其三

一代英雄成古丘。寒烟寂寞鎖松楸。風聲瑟瑟西山雨。
月色沉沉東海秋。羊祜碑前蒼蘚合。婁離墳上白雲幽。
幸欣良史馬遷在。能使芳名百世流。

其四

張良不負爲韓相。杵臼敢忘立趙兒。家散千金從破產。身留一劍誓酬知。文儒今有青編作。詩客能無黃鳥悲。他日雞芻何處弔。武昌城外冢累累。

其五

玉冊新成編簡青。讀來字字爛華星。孫謀不愧貽千葉。家學應同授一經。海內文章垂世範。天涯涕淚感生靈。幾回披對堪三復。留與後人紳上銘。

鳩巢先生義人錄。甫於元祿癸未之冬。當時已有

寫而傳之人間者。其後先生稍得東都異聞。覺錄中頗失事實。及有遺漏。乃欲更補修之。以多事應對。久之不暇。及是歲之夏。先生重就初稿。三四校定。或補或刪。踰月乃就。因使舊門人著文若詩而贊之。於是諸君及昌言之徒。各以其所撰來進。先生手取諸篇熟玩之。逐次改置更張。辭有不達者足之。文有傷冗者除之。變俗爲雅。鍊麤爲精。至於文理條達。各極其趣。乃己昌言在傍蒐輯而錄之。諸先生繫之卷後。則先生復取而讀之。己謂昌

言曰。吾觀汝曹述義人之志。其言則美矣。然言美而行不副焉。則君子恥之。盍復思所以副其言者乎。自古忠義之士。雖見於遇變之後。然預以平常之素卜之。百無一失也。夫死生亦大矣。士而執志。臨死生之間而不變。惟平常有持守之素者能之。故觀之於平常之素。有能不以利害奪守者。其臨變必不以存亡易慮。有能不以內外改度者。其臨變必不以盛衰貳心。今夫小人平居溺志聲色。日夜宴安是圖。而公然自偽君子之行。外欲以容貌

言語取之。此其喪守於內。為欺於外。孔子所謂穿窬之盜者。而曰。我有能守節於危難之間。則吾不信也。今吾使汝曹與先輩諸君。列名是錄之後者。豈獨昌大義人之事云爾。亦欲汝曹以此奮勵。激昂於平生。以立其志。慎其行。常以小人為戒也。若其徒口樂道忠義之說。而志行與之背馳。豈獨為同學之辱。抑亦義人罪人也。汝曹其念之。昌言謹奉其言。以白與村青地小谷諸君。諸君亦深以先生之言為然。乃退而書之於此。以與守之。寶永己

丑七月十五日。甥昌言謹識。

鳩巢先生義人錄後語終

其言曰自與林君別山谷指尋歸隱以次
同守之想惟亦其人出入於曹其念之昌言
其於口與彭忠義之節而志行與之皆無異
是欲平生以立其志其行當以小人為法
其於昌大義人之舉云爾亦知此曹以世
計也今吾對也曹與共事焉其後各失其
審之宜者而自其守慎然其後之世復不

